

羅山先生文集

十七之八

〇八

和
1539
8



明和6
冊1533
卷8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七目錄

記三

敬止齋記

恆亭記

自得軒記

昌庵記

向陽庵記

長樂寺別業記

鷹峰記

容膝記

吟松軒記

養樹庵記

太清軒記

老圃堂記

詩仙堂記

夕佳樓記

活水室記

五花堂記詩

螢雪窓記 闕

今外神游

今外神游

今外神游

今外神游

今外神游

今外神游

今外神游

今外神游

今外神游

今外神游

田三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七目錄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記三

敬止齋記

慶長十二年作

丁未之歲道春之遊于駿府也已有日矣於是得
丹洲刺史竹公重政而相話一日請春讀大學數
日終其章然后乃以敬止二字將名其齋蓋取諸
穆穆文王緝熙敬止之詩當此之時會朝鮮國和
好之使來而拜幕下因使朝鮮人楊万世者書
夫二大字以揭之屢索其事于春春不得止而告

刺史曰夫人之身之主謂之心心之主謂之敬朱
門華屋無主則鎖而空矣堂堂七尺心不爲之主
則血葦肉塊而已此心之所以常存而不亡莫如
敬也敬也者一心之主宰而万事之本根也內焉
存養外焉九思九容大而冠昏喪祭之禮小而洒
掃應對進退之節皆莫不由之是以小學之幼童
不可不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蔑以加焉故敬勝
怠者吉太公取以告武王也敬作丕弗可弗敬德
召公所以導成王也君子無不敬敬身爲大孔子

所以教人也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道仲弓之二
如亦皆莫不由之嗚呼聖賢之所敬蓋其如此且
夫鳳皇翔乎千仞神龍襲於九淵雌雉集于山梁
黃鳥止於丘隅君子止於至善亦類也故稱文王
之德曰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
與國人交止於信且又禹告舜曰安汝止孔子可
以止則止孟子曰行止非人所能也嗚呼聖賢得
所其止蓋其如此詩云敬之敬之易云時止則止
然則敬而止不亦善乎敬止之義無它太學之朋

德新民至善何也敬止是已敬以持已斯不亦明
明德乎推已及人斯不亦新民乎治已治人皆無
所不用事理當然之極斯不亦止於至善乎今也
刺史之爲人見其表閉靖而想其裏篤實乎最可
嘉焉刺史其讀太學而勉哉毋使此齋如無主之
朱門華屋嗚呼勤而精則此齋之名殆庶幾乎刺
史聞而欲記春言於是乎書

羅浮洞前瀟灑亭下道春涉筆于駿府寓居

恒亭記

慶長十二年作

環亭而三隅皆山也南眺漫漫有洋海之無垠焉
東出者小鹿山也東南見者八幡山也煙斜雪飛
於東北者土峯之高秀也北望蒼莽則有重山層
巒焉西有隔河之數峯也近之而清水山之松遠
之而甲斐白峯之雲其勝形不易一一殫也亭下
穿地有畧約修藩垣而植衆木四時花葉交色以
慰人目亭子信盛也有恒之術歟其以恒名之者
示有常也環亭之山有常固久矣其術之恒與亭

羅山集卷之十一
之名庶幾相稱也主人仕吾幕府每有暇則居此亭以徜徉矣登覽之美逸興之景不亦奇乎一日訪余求記不止余所冀在其術業與亭名相稱而固當耳主人努力哉主人者誰板坂氏也亭在何許哉駿府也作亭記者何人哉羅浮氏也

自得軒記

慶長十二年作

疾醫紹安乞自得軒記於余至于再至于三竟不措余知安也日久矣不得已而領焉余嘗聞醫家

之言也見五藏癥結扁鵲之自得也而特以診脈為名知死生決嫌疑倉公之自得也而多受方書讀之神存心手之間可得解而不可得言郭玉之自得也而曰醫言意也意之所解口不能宣許胤宗之自得也而曰思慮精則得之是以切肌望色聽聲寫形然後五藏癥結可以見乎讀書受方精論然後死生可以知乎意通醫隨氣用巧然後心手之神可以存乎知絡原待免之譏然後脈之妙可以傳乎嗜技至于此則醫亦醫哉術亦術哉蓋

以其自得也。若夫欲售偽者必假真有賣棋者有
鬻紫敗素者有市蠟鞭者有買茯神獲老芋者有
似宋澆而妄者有醫而多盧者棋乎素乎鞭乎茯
神乎清乎盧乎真乎推而類之則謬人誑世誣國
惑君臣欺天下可畏可憎且夫盲鷄啄粟之技操
戈殺人之劑自銜自媒以爲撐腸掩體活妻子之
資者亦多矣。可戒可慎如此則醫豈醫乎醫雖多
瑞今舉三等安也。請擇三之一嗚呼自偽自銜者
之與自得者豈惟天淵而已哉。周公之列官也有

食醫有疾醫有瘍醫論功也有十全禮之戒臣士
也有三世班固之叙醫流也有書若干篇後世其
人專家偏門其書衝棟汗牛醫之爲學何其容易
而況於自得者乎。今也讀扁鵲之書見倉公之傳
握郭玉之針用許氏之藥日夜孳孳勤不怠則自
得之境何不到之有是余之所以期安也。耶若否
則嚮所畏所戒在此而不在彼耳。既而自以爲余
與醫者言彼宜言彼事余何言哉。雖然醫亦儒中
之一藝耳是以儒而醫有之醫而儒未之有也是

乃上兼下尊統卑之義而亦周公之意也故醫之
歸儒也尚矣爾來郭長陽之於朱子戴同甫之於
吳臨川朱彥修之於許白雲亦此類也然則以儒
者之言不得不告之夫仁義禮知在我者也天之
畀我非由外鑠我也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治而自不亂如目能
視焉耳能聽焉手能持焉足能行焉故曰耳自聰
目自明事父自孝事兄自弟道豈外求哉行道而
得於心謂之德德者得也我固有之思則得之故

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有人於此終日尋春而
不得還吾廬園花盛開又有人焉求道而出入于
老佛之間後求於六經而終得之復又有人焉學
道而窮事物之理得諸我心而一以貫之得春也
如彼得道也如此不亦相似乎素而行之子思之
自得也取之左右逢其原孟子之自得也然言養
氣則集義爲先言中庸則學問思辯爲始言儒者
之自得者以讀書勸學爲基譬如見瘕結者善診
脈爲最知死生者能讀方爲要乎雖然語而不詳

讀而不精見而不察用而不知知而不行則終亦必亡而已矣何自得之有學者其可不致思乎烏乎鈞是人也將為彼耶將為此耶二者在茲安也所行若其技術之自得非君子之所取也是所以別君子而示所以別巫醫者也耶此為自得軒記

昌庵記 慶長十年

自有天地人民而後醫之理存焉故聖人作為此術以救疾病夫人已有形則必有疾有疾則必不

能、不有、醫是以周禮稱十全之功曲禮記二世之藥且夫古之醫始含是有元朱丹溪為古今之良醫至皇明言醫者亦多由於丹溪丹溪一勺之水之沃于本朝也濫觴乎一溪之宗源滔夫於下溪之支流於是醫學之源流淵乎深哉非揭厲之所能致也故當世醫學負笈者十而八九丹溪之學此時為昌詩云俾尔熾而昌俾尔壽而臧其熾而昌若醫學耶則壽而臧者人民也明矣自非仁術何以如此醫者宗隆号昌庵使友紹安需記于

余固辭再三請之於是乎余謂記其非余之所宜
為者而為之何也蓋不獲止也又有所嘉焉今宗
隆斟酌一溪之源流以學于養安院而有年矣其
為人也非無恒之人而非若世之吮癰試痔者之
所為然此余之所嘉也頃聞其學術猶進不亦可
乎嗚呼它日昌斯技術壽斯人民則庶幾此庵之
名之稱其實也

向陽庵記 元和八年作

樸叟老人僑居于東武時採宋蘇轍所謂向陽花
木易為春之語而擲向陽二字以為小庵之顏色
吾想老人浮屠者流也宜悟星如世尊曷為見日
哉雞鳴昧旦明星有爛然則明星與朝陽無以異
乎且面壁如達磨曷為向陽哉見垣一方人而能
知臟腑精于方技者猶如此然况於石壁無礙者
乎然則面壁與向陽無以異乎且玩月如馬祖曷
為愛日哉月本無光借日餘光以成明然則玩月
與愛日無以異乎且巡人犯夜如法眼曷為冒晝

哉幽明不二晝夜一理然則犯夜與晝無以異
乎今惟夫除數件之葛藤而尋一箇之本根則熾
一陽之爐炭吹四大之鼎火非由外鑠我也明明
煖煖炎炎赫赫金石流矣土山焦矣夸父不能追
后羿不能射魍魎罔兩不能遁跡萬仞層氷於是
解泮千里積雪於是銷融其光焰不可嚮邇豈可
撲滅加之臨濟之影草遇之燒盡丹霞之木佛逢
之爲薪日面月面對之變色毘盧遮那爲之失光
圓悟之碧岩自是而煨燼列祖之燈火自是而傳

續是所謂文殊辯舌認螢火爲太陽也何必求之
五臺哉嗚呼活哉道家所謂進火功太陽丹真陽
之精之氣之父母子者亦是之謂乎且哉老人以
向陽扁其庵也豈無意哉雖然余非浮屠者浮屠
之說沮就浮屠而問之余何言哉上之所云云者
不亦贅乎不亦曠乎請姑以周易而證之夫剝之
爲卦也下爻變則陽皆消盡而陽無可盡之理消
於上則生於下故次之以復聖人係之緯曰復其
見天地之心乎天地無心動靜無端何以見之

陽生處是動之端也天地生物之心於是可見
焉人得此心而生則天地之心乃我心也在天曰
元所謂善之長也在時曰春在方曰東在人曰仁
所謂君子之道也亂極則變變則通小人消則君
子長是所以剝變為復也憂亂而思治去惡而赴
善屏不仁而由仁遏私欲而擴天理遠小人而用
君子是所以背陰而向陽也常能體認此心而後
至於豁然貫通則四時皆春也四維皆東也四德
皆元也四端皆仁也無物而不生無事而不善無

處而不理無行而不君子此蓋由一念之起善
下機之向陽而已且夫此卦配子月周歷以子月
為歲首者其以陽初故也聖人於此察動靜之間
審善惡之幾不亦深切乎吾聞齊安與一秀才論
易乃問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何也曰不知道曰是
何道秀才不能對今思彼意若曰終日圓覺而不
圓覺者凡夫也耶吾豈敢哉推而言之彼無齊安
此無秀才只有此道而已矣見道如見日乎道之
正大明白而易見如此而喻日以銅與燭而后有

鐘籥之誤度幾勿眩於向陽焉今老人不求無東
西之處而來于東武東武者日出處之東州也雞
鳴而起見明星乎觀滄海日乎又不尋無陰陽之
地而居向陽之小庵面壁而坐乎玩月乎犯夜乎
抑回一陽來復之春乎且又不止于無善惡之境
而欲入于君子為善之域水醴之接有所擇耶無
耶方內方外所遊有以哉然耶其所欲雖皆是未
可知也而其他曰亦未易測也吁成功天也強為
善而已矣若此心果克明則小人虺蜺陰為不善

者如視肺肝譬如太陽一外耀魅罔兩無所遁不
亦快乎是所以君子小人相分也范文正公者賢
君子也舉人者衆矣蘇麟亦得其鶚薦於得月為
春之詩於是象木欣欣花柳無私與物為春春日
韋陽和風景雲淑氣瑞白舉人于向陽庵裏曰未
也曰方今泰階平闔國治浴其澤者如坐桃李艷
陽之中曰未也猶不可已也曰昔有讚堯之德者
曰就之如日說者以為日之照臨人所依賴如葵
藿之誠心傾日也歸之庵主庵主不當歸之國主

國主不有歸之，天道天道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吾以為記。

先生作此記時，男恕僅三歲，其後歷十餘年而
寬永十三年，朝鮮信使來朝，先生使其筆吏全
榮書向陽軒三大字，賜恕以為軒號，蓋偶忘作
此記乎？方今人皆知向陽為恕號，則無以此記
誤其人也。凡文集詩集，稱向陽者，皆指恕也。

長樂寺別業記

寬永元年作

長樂練岩者，洛東之名區也。鴨水流其前，鷲嶺聳
其後。西有祇陀園，之清鐘響於霜東。右將軍冢之
古劍埋于嶺南。則音羽山之觀音立於瀑布岩北。
則瑞龍山之靈鬼居於獨秀峯。昔有高岳樛如者，
遊此寺賦落葉山中路，其序有云：山頭東嶮望鷲
峯，於不退地之前。野面西平，顧鹿苑于無漏界之
右。其後登覽者，頗不乏人也。所謂錦繡林間連紫
袖，瑠璃壇上禮金容者，江帥也。寺挿雲岩，居露地。
風光處處自然，看者藤太學也。松長尾溝，張小蓋。

泉衝石竇，涌餘波者，源經信也。被催蓬島英華客，
長樂寺中幾會同者，藤敦基也。路占山閣三休地，
望任洛城九陌風者，管在良也。長樂寺深路自披，
尋蹤至處日西垂者，藤相國忠通公也。其餘題詠，
不少。其所述於世者，亦可見矣。此地有老松古杉，
奇樹脩筠，名花異卉，一山不改舊，四序有異觀。且
哉，幽人墨客多為攀躋。一旦荒蕪不似古矣。問樵
樵不知問牧，牧不知問僧，僧不能答問。寺記於烏
有而已。世傳稱寬平年中草造此寺，置十一面觀

世音。又有釋迦像、文殊像、管氏所謂更臨露地禮
牟尼、藤顯業所謂寺、寫五臺形勝地是也。逮乎叔
末，有國阿彌者，修念佛三昧，遊行於此。焉到今不
絕如綫，存千百于十者，歟。小川俊政及我門者，
日尚矣。其親戚勝代之直相山中，之做薙，榛誅茅
建一圓屋，號曰正林。去冬俊政招余共入山，其景
勝誠如嚮所云云。嵩山三十六峯，落於頂背洛陽
八九万户，縮於眼眶，不覺身在上界。今春又登焉，
同來書生十數輩，各賦山中風光，蓋一快意也。既

而思之夫胸中有山者何移寸步然羅先生到羅
浮朱文公遊武夷是果何心哉有所樂而然境與
心內與外相接相融者豈在他哉傳曰仁者樂山
夫仁我豈敢哉靜則明山云山云一拳石之大云
乎哉若夫浮屠之事當就彼而問之余素非浮屠
故於是及此焉之直因後政徵記此事不記不揣
不克峻拒遂書之

鷹峯記 寬永七年

夫鷹峰之爲佳境也九重之鳳城巍巍於其南一
支之鴨河溶溶于其東蓮野紫野接鄰乎其前若
刈丹洲通塗于其北或愛當隔在一峯之西或比
巖聳於寸眸之中或拜雷社于良隅之靈鎮或拖
舟岡爲庭際之假山若夫籬外看梅則隔林彷彿
聞菅廟之暗香况又長松鶻啼似移若耶之風物
霜後愛楓則薄晚想像寄雄峯之秋色加旃脩竹
雪飛如借鍾阜之景氣此乃鷹峯之四時也林霏
朝開山氣夕佳花穿午簾月入紗窓此乃鷹峯之

朝暮晝夜也且夫樵蘇唱於路耕牧遊於壑行旅
憇於坂鳥集而不驚獸馴而不畏在洛外而人不
遠非市中而徑有媒不江湖而有涓流此乃鷹峯
之境致也依境以思人光悅叟蓋其人歟叟掌占
數百弓之地以構小宇於此自號大厓菴今依人
而亦可以見境去歲一日太守源公赴鷹峯時偶
誘余亦從行忽入佳境終日忘歸其景殆如嚮
所云也叟請余記其所見太守亦屢慫恿焉奚得
不言哉於是思之古人論書法以山川星雲草木

禽蟲之類而比喻之其間有如危峯沮洳者有如
夏雲多奇峯者有如鷹跼鳥震者有如鷲鳥乍飛
者矧文字權輿自鳥跡乎然則雖以鷹峯論之亦
可也世傳昔浮屠空海師來此而擬斯山於靈鷲
因名鷹峯焉海師得書法三昧鳴于本朝今也叟
心匠有巧尤善能書自謂花鳥風雲得之心而後
倭字漢字應之手故心在筆前自成一家法人求
者多縑紙盈戶或獲者皆珍藏焉嗚呼庶幾其人
境俱得而書法與鷹峯齊垂於不朽也

記中所謂源公者京尹板倉重宗也今茲先
生偶自東武歸休於京洛數月其際被重宗誘
引而有鷹峯之遊

容膝記

寬永八年作
佐川田昌俊求之

主人揭容膝二字于所居以請客書其事容問曰
吾子家有鶴膝乎曰桑蓬者男子之事也只恐其
不含霜曰吾子好勇既有齧膝乎曰繼德而不稱
力然馳騁將有所先後曰枕有佞人乎曰此膝不

苟屈不苟捫不苟動况使佞人爲之枕乎曰然則
其所取者不折腰於五斗而能容膝于三徑之謂
乎曰此人白頭卧宇宙一北窓豈惟隨身兩膝而
已哉所容亦大矣僕固難當曰確溪蒼崖之跡雖
所容甚小也然及其輔武王克殷紂而後與周召
相共發揚蹈厲致右憲左則所容不亦大乎曰大
哉亦何可當也曰孝經云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
故子指父母稱膝下父母愛子置之膝上孝慈之
心可以見于膝焉夫忠孝無二然則容膝者孝子

之宅歟忠臣之家歟子顏之戰破蘇茂則忠也廓
國之啓定啓手則孝也道並行而不相悖乎至人
膝行而悅客抱膝而嘯於是書以寄題焉

吟松軒記

寬永八年作

本多甲列太守謂余曰醫者玄周掌搗吟松以為
軒號請為之記余固辭以未知其人而強之不止
於是思之夫吹笙吟松風者謫仙之感興也香風
不動松花老者隱逸之幽趣也江月照兮松風吹

者佛者之現成也周也之於吟松其所取為奈何
哉梁陶貞白善精方術其在山中特愛松風每聽
其響欣然自樂詠吟盤桓其所著本草集註及藥
總訣肘後百一諸書大行於天下久垂於後世衛
生家皆莫不依賴焉然則其所取不在彼而在此
也耶蓋仙佛之松風雖獨清其耳而不救民生負
白之吟松全其高潔復能濟世呼松也所取彼
此不甚遠乎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如負白可
以當之雖然濟世活人而後如此可也勉而不已

則万頃銀濤沸于丹鼎十里風聲出自青囊者豈
外求哉曰如斯而已乎曰若夫歲寒而后凋是亦
不可不思焉不識周也以爲如何遂書以應太守
之求之云

養樹菴記 實永八年作

種樹活茂者郭駝之業也欲作器物先種梓漆者
樊家之產也分五穀辨果菰談桑麻者汜勝之之
法也地產土宜不可不養也人亦宜然五色以養

自五聲以養耳五臭以養鼻五味以養口五運以
養氣居處佚其身衣服適其肌膚車代其步是人
生之所養古今之所同也鴻術亦然故不可不養
也今道達寓於醫醫仁術也而舍如是之養以養
樹措於圓屋何也養亦多端或有內外焉或有小
大焉飲食忠養則孝子之愛也伐一木不以時則
非孝也橋梓俯仰則父子之禮也中養不中則父
兄之賢也同氣連枝則兄弟之親也棠棣紫荆則
其所慕也養教共施則王者之仁也斧斤以時入

山林則其政也扶翼保養則良相之職也面槐列
棘則公卿之位也責善輔仁則朋友之交也春樹
暮雲則其所思也育天下之英才則君子之樂也
枯栢爲棟梁則其所用也故羨所愛則羨所養以
如是之養移之醫術復以其術移之種植其揆一
也順而言之能養樹而後知救疾救疾而後知養
人養人而後知教人教人而後知用人故古人曰
醫有王道其始終淺深借小可以喻大矣若其用
藥之法療養之術當自知之何待余言雖然有說

于此藥能治心祭跖飲藥疾愈而其心自若也神
農嘗草遇毒而其心自若也然則心之所養則藥
砭之所不及也養孰愈哉唯心爲大若其然則如
是之養皆在茲乎道達可不思乎勉哉至若舍其
梧櫝養其槲棘乃無取焉

太清軒記

寬永十
五年作

夫氣之清者爲天濁者爲地其曰蒼曰青者正色
邪無所至極耶以暗夜見之則黑是正色也故曰

玄黃者天地之雜色也水木雖清及其深也不亦
黑乎故大凡物之至清無如天是所以太清之名
起也孟浩然所謂含塵混太清亦謂天也皆是以
其形言之但以實言之天即理也豈外求哉此心
清明此理昭昭乃方寸之太清也譬如無塵無垢
者鑑空之太清也不濁不緇者水心之太清也或
曰黃庭經說三清之境有太清上清玉清是諸聖
天尊之所居也今所取是乎曰唐帝依道家說尊
玄元廟曰太清宮猶言天宮也天得一以清其所

指與我所言雖不相同然以太清為玄邃深遠則
其字義一也耶曰以理之在心者謂天不外求然
乎請復辨其形曰古人云地上皆天也蓋指其空
處也易曰天在山中大畜蓋指其通氣也故曰由
太虛有天之名皆是形理貫通顯微無隔者乎非
若曆家必限度數拘形器之謂也四品拾遺伊州
太守板倉君之家老金子祗景自稱武州高麗郡
村山鄉金子里人也其先出自柏原帝孫高棟王
其六葉武州刺史平行義之苗裔也及太守之坐

洛廳也祇景預其事居多太守沒後仕防州使君
 使君有孟莊子之孝乎其遇祇景不改父之道不
 亦美乎祇景掌造一軒揭太清二字以為扁榜願
 請余一語為之記余與祇景晤語有年矣於是詳
 曰身猶宅也心猶主也以太清為軒額亦是如是
 乎心者身之主宰也身者心之所寓也心者神明
 之舍也向所謂太清豈果外求哉不出牖知天道
 者學道之功也不出卷而知天下者誓古之力也
 庶幾乎學而誓于軒下孳孳不懈而後內外交

身心脩正則太清在茲乎高棟行義之英伊州太
 守之靈共陟降于太清之間而臨于此軒赫赫焉
 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上帝者太清之主宰也
 太清者上帝之所栖也不致思乎遂書以寘太清
 軒主人

老圃堂記 寬永十
 七年作

內藤氏直信別墅築堂堂下有事于瓜疇主人曰
 甬鋪邵乎地風吹薛能床有客曰設不納履要須

祭環况又副華寔累齡豈無意哉曰堂內乃方外
 耶若非鍊師何得入緱氏老人之圃曰金母不忘
 味七千歲信之則為渺茫曰待乎上座至筭一片
 而喫曰甘苦掌而自知者沒滋味歟味外之味歟
 曰然則於邵乎於薛乎曰未也曰鎮鄭灼之心慕
 曇恭之孝奈何曰可也耶是已乎曰吳國華築老
 圃亭楊龜山所謂亭下數畦嘉蔬野菓春鋤晨炊
 不亦樂乎若今有問堯舜之民者於魯是也不云
 前村一犁雨歟吁聖賢之於樊遲許行也雖謂不

暇耕然詩人咏豳風之場圃君子雖菜瓜祭齊如
 也豈無意哉詩不云哉綿綿瓜瓞民之初生庶幾
 生生不息也

自註 文選蜀都賦云圃有瓜疇芋區○陶淵
 明歸去來辭曰將有事于西疇○史記曰邵平
 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
 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薛能老圃堂詩
 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鋤昨日春風
 欺不在就床吹落讀殘書○文選君子行云瓜

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禮記王藻云瓜祭上
環食中棄所操註上環頭付也疏云瓜祭上環
者食瓜亦祭先也環者橫斷形如環也斷則有
上下環也上環是竟間下環是脫萃處也祭特
取上環祭之也○禮記曲禮云為天子削瓜者
副之中以絀為國君者華之中以絀為大夫累
之士竟之庶人齒之註副析也既削又四析之
乃橫斷之而中覆焉華中裂之不四析也累保
也謂不中覆也竟不中裂橫斷去竟而已齒不

橫斷○莊子太宗師云彼遊方之外者也○鍊
師者仙人也楊鍊師許鍊師之類也廣列仙傳
明崇儼以奇技自名唐高宗召見四月帝憶瓜
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園
中○金母者西王母也漢武內傳西王母謂上
元夫人曰朱陵山食靈瓜其味甚好憶此味久
已七千歲矣○韓退之詩神仙有無何渺茫白
樂天詩往事渺茫都如夢○五燈會元太原孚
上座傳保福簽瓜次師至福曰道得與汝瓜喫

師曰把將來福度與一片師接得便去○五燈
會元十九五祖法演傳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沒滋味見禪錄○味外味見山谷內集序○
南史云鄭灼讀書時大熱以瓜鑲心○南史滕
曇恭傳云毋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
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
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
以與毋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是已
見莊子逍遙遊篇○楊龜山文集三十八老圃

亭詩序云吳國華有亭曰老圃云云其詩云今
來寓谷口結亭事春鋤亭下十餘畦蔚蔚富嘉
蔬野果銜朱蕤蔓實垂青椹籬根有樽鷓晨炊
勝彫胡云云○不亦樂乎見論語學而篇○孟
子告子下篇於於是也何有○堯舜之道者答
子萬章篇孟子或問云如何是堯舜之道者答
云江上一犁春雨○樊遲見論語子路篇許行
見孟子滕文公上篇○詩豳風七月篇九月築
場圃○論語鄉黨篇云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

如也舊註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疏云
蔬食也菜羹也瓜也○綿綿瓜瓞民之初生見
詩大雅綿篇○朱子曰生生不息之妙

先生因直信之求作此記既而以其強請故
自註以示之按此文僅二百數十字而其出
處件件如此其餘文章用字之來歷可准知

詩仙堂記

詩仙堂爲何而作也石川丈人爲避世以遊而作
也丈人者參州泉莊產而累世士林也嘗仕
大神君眷遇不輕余之舊遊也每暇日讀書賦詩
自勵氣義乙卯之役于今先登於難波城櫻門刺
擊斬獲以顯其名及大神君振旅之日而後丈
人不出而善仕老母以養之遊事藝陽者有年矣
至於杯圈口澤之氣存焉拋毛義之檄乃來洛陽
相攸於台麓一乘寺邊伐惡木剝奧草決疏沮洳
搜剔山脚新肯堂揭中華詩人三十六輩之小影

于壁上寫其詩各一首於側魏曰詩仙堂余在東
武與丈人詩篇手書千里面譚其論詩仙數矣癸
未之冬余因官命入洛會其來問共喜殊甚一日
幸應煙景之招與春齋同往丈人屣履迎之即入
衡茅到其堂直外其樓滴一路之空翠洗九陌之
市紅快哉振衣台岳則杉嵐晴而自含輝濯足鴨
河則水月流而彌澄清西瞻鳳城仰王澤之未竭
南望鳩嶺故神威之如在四宮河原之且左方也
憶蟬丸之蛻塵埃二條天府之時右邊也知虎賁

之噪ハモラ関門況夫王造城之在眺中也何忘我鷹揚
而雄飛彼鳥合而蟻同哉昔爲害今爲要更其旌
旗嗚呼江海之身魏闕之心丈人有焉爾乎四顧
多景難盡述也至若巖腹噴泉溜爲細長之溝雖
可以流紅然可欲濯無塵纓菊殘傲霜坤裳獨不
與衆色共衰杜庭纏風乎陶籬見山乎德之惟馨
乎松栢之後凋也竹筠之有心也芳草之不喚愁
也佳木之迎人也奇石之如山者幾拳拳也皆是
白地所見也佳境得人而益佳乎堂後有室其間

架則藏書之房也。一小閣噦噦其冥則所寢息也。室皆有厨筐筥銷釜竈突井砌箕帚淨掃厨外有丁字銀鹿樵董居焉。喚則應焉。指而使之。吾儕崇朝晤語具雞黍設茶菓不覺日之暮也。潭州楊中丞作東池之堂選其賓戴簡以居之。僉云離世樂道者也。山墪而高水關而廣以地之勝得斯人故也。然簡依中丞而堂已興矣。今丈人之營構出已而不由人適簡遠矣。然則其離世而樂亦遠乎。昔有丁士禱父矣。丁夕上帝憐之使神人降問之。請

曰願衣食僅足逍遙山水神人告之曰是上帝之所惜也不可及也。如富貴乃昇所求也。今丈人避世而遊則不求世俗之所欲而得上帝之所惜乎。此談與詩仙共何容易哉。其衣服形貌或考諸時世或彷彿設色斯舉未嘗有乏自此作古可謂奇觀也。固是後世之流芳也。以其所好知其所蘊就中見丈夫咽雪旃而凍餒不死非軀壽堅久乎。生平典午之世爲無懷氏之民非長年乎。有仙風道骨者丁斗百篇飲中仙乎。讀之如麻姑爬癢者聖於

詩乎遊戲於斯文者託名於衡山道士乎餐荔丹
蕉黃于羅池者且其食蝦蟆乎梅花之壽不愧太
椿者非返處土之魂乎備元會運世于方寸者非
死而不亡乎宋帝稱呼奇才者非玉堂香案吏乎
謫在人間八年者老作艷詞何隨泥犁乎若丈寒
山靈徹者金仙氏之流垂而仙釋同塵者乎其
則欲使墨客具眼評詩如劉向葛洪之評神仙可
乎有說於此唐僧皎然詩品中有詩仙又宣宗帝
稱白香山為詩仙然則此語蓋有所據有說於此

醉翁者下代之文宗也何待劉葛之眼不然翁在
藏書集古琴棋酒之間自稱六一友今於三十六
仙之間而添丈人則謂之六六一亦可也然醒而
不醉其技癢欲倩麻姑歟如麻姑者詩仙之最乎
夫詩者人之言志也有正有不正能得其正則興
觀群怨之意忠孝之至教誨之餘至于動天地感
鬼神惟失事君有力臨戰有勇養親不倦遺佚不
怨亦是丈人當知其教也若推而揚之西山有採
薇詩商顏有採芝歌南陽有梁父吟皆是避世而

樂者也。下視東池堂，以為蟻垤也。山不在高，有仙則名。今山以堂而增美，堂以詩仙而不朽，不亦幸乎。庶幾其所好不已，所蘊愈篤，則壁板之後，素為禮後山中之綠竹，有斐君子乎。至是避世乎，避人乎。言未既，丈人屢請為之記。諾。吾將書之，而夜參半，與春齋共歸。他日，丈人復促之，弗豫。詩仙之數准，本朝之歌仙業已。前書言之，故今記所見所思，以應焉。

寬永二十年癸未之冬

夕佳樓記

正保四年作

陶彭澤所謂山氣日夕佳，是此樓之所取名也。花塢之夕者，所見之吟興也。催歸日暮西者，所聞之風韻也。哉生明與幾望者，東西之仰觀也。趙衰之日可愛者，以冬為歲之夕也。四序之為佳，蓋其如此。非若黃鶴之鄉，閑使入愁也。聊復舉薄暮之佳者，將使其為主者，擇焉。平陽之雨，騷人之遺愛也。江東之雲，交際之遐思也。與待佳人，未來其同此。

意歟蒼然之色自遠而至猶不欲歸者西山之宴
遊也朝橫暮縱者吳山之多態也攬宿莽落英
者楚客之貞節而芳潔也五色之羽所宿者非丹
穴乎且刷晝棘者非駿蹄之馳跨燕楚而未晚乎
避來銳擊惰歸非軍勝之法乎晝講而夕習者非
志士之耶安乎繫白駒以永今夕者非喜賢人之
來乎晨雀而昏定則可以觀孝終日乾乾不息則
可以無咎此數者請主人擇焉於乎寧感牛羊之
下括乎將見寒鴉之閃翻乎寧犯程門之雪乎將

飲葉公之水乎寧錢和仲之納白乎將揮虞公之
劍戟乎孰其居之乎主人携子姪招朋友共登此
樓則豈無擇哉子姪之勤夕習也奉昏定也朋友
之娛宴遊也繫白駒也主人所擇居亦何不佳乎
豈啻信美而已哉晚眺而已哉賞風景而已哉假
令作彭澤于九泉將與楚客共嗅菊英而一醒一
醉同其憂樂而不知日之將暮者亦不可知乎主
人寓于醫而慕儒掌有言脈有早晚氣有消長猶
如海潮之有朝夕病有盛衰治有次序猶如避來

銳擊情歸候之察之冷暖宜劑則一夕而愈亦是
夕佳之一端乎雲谷野人農談未了拾級聚足連
步以上手攀欄干目送飛鳥乃揖曰主人所寓之
技至於此乎冀其所慕之道或有志于朝聞而如
此乎夫謂之夕佳亦宜也野人偷生未至于夕可
也既而旋階遂去不得與之言法印武田道安揭
夕佳樓之號屢徵余語不能不允遂記

活水室記

古人云水之發源壅闕則污泥疏濬則川涘是所
以死活之分乎而東坡所謂大瓢貯以小杓分江
是活水宜以煎茶即新汲水而養口腹者之所賞
也而今不然濫之鬻沸者正出直出也沃之上溜
者懸出下出垂出也沈之冽清者穴出及出旁出
也推其所自則小大雖異其理不異故窮源于槎
上濫觴于壅口亦當如是惟其長遠而廣也至於
千里一曲直萬里無涯底蓋有本者如是矣是朱
文公所以有感于源頭活水歟四端之本乎五常

亦如此故孟子譬諸泉之始發即是活水哉混混
泡泡不舍晝夜漸進不停而放于海使人觀其瀾
以所出有本源故也嗚呼溥溥淵泉而時出之吾
豈敢哉養心志者與養口腹者於活水可以辯之
是取之於楮室不取之於茶寮以此也又按文公誨
人曰向死水裏滄殺則更無超脫處乃是所壅閼
也故戒之以其心不活也四端之心不可不活也
以操存焉今熊谷立設得活水二字蓋昔人之
墨痕也揭以扁之欲知超脫之處乎欲用疏濬之

力乎欲尋生生不息之理乎未易知也屢請余為
之記不獲已遂滌筆于天一之水

兼應元年壬辰九月中浣

五花堂記

并詩 明
曆元年作

小川氏宗五予久所識之人也語余曰頃年自洛
徙攝州結蘅茅於難波津之小洲植梅櫻牡丹蓮
菊號曰五花堂夫梅有名于難波櫻於本朝百
卉中不序名而稱花則似洛蜀之統也牡丹有姚

王之號蓮有君子之氣象菊有元吉之坤裳既有此五種則終年無不一日見花也梅始干番風開干深雪和靖玩之櫻燃於暹日映於靄霞荆公詠之牡丹發於清明二候遠於春季舒元興賦之蓮瀉香洗暑不滌淤泥濂溪愛之菊芳干晚節佳色冒霜彭澤賞之且夫櫻之帶韶光也木芍藥之殿餘春也蓮之引涼風也菊之含秋露也梅之堪寒苦也乃是終年之所以慰目而協心者與此五者之於時於人也固宜哉何其四照加一三朵添

二乎况判五花亦非吾事也詩入堂指牡丹為君則以此五花比五君何獨竹林而已乎今聚五君於一庭分類交色爭秀吹香與時共應與境相對是欣賞也請先生為之記余聞之竒其清放謂書其所語可以貽焉曰未也願待先生旋洛比及其遊難波五也與五君共受青眼之矜睠也若然則幸孔歟余愈竒之謂五也若匪莫教一日不花開想是一徑花開一徑行曰未也又願先生製一詩俾入歌之以為五花之榮是所請益也於是

碎賦四韻早成

小堂和氣弄芳鮮次第春風四序天東閣催詩千
歲後南山當戶一籬前我朝榮寵櫻殊絕京洛嘉
名花亦然方外芬陀漫產陸不如君子對池蓮

今茲朝鮮信使趙翠屏命秋潭南壺谷來朝
暫留於太坂之間偶見此記相共嘆賞之既
而三使各作之記以授宗五

螢雪窓記闕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八目錄

記四

忠信曹記二篇

馬角記

馬廐畫猿記二篇

已下延命馬記

古銅硯記

螭坳硯記

硯箱記

靈壽硯記

銅雀臺瓦硯記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八目錄
記四
忠信曹記
豐臣相國秀吉公賜忠信曹於本多中務少輔忠
勝曰此兜鍪闔國除卿無可被之者吾亦不能也
此誠勇士之美譚也今享美濃太守忠政其弟出
雲太守忠朝皆慕父風忠勝家素有一曹號曰鹿
角傳之於忠政授忠信曹於忠朝忠朝歿後甲斐
太守政朝嗣是以傳為家寶其為制也鍊鋼錚錚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記四

忠信曹記

豐臣相國秀吉公賜忠信曹於本多中務少輔忠
勝曰此兜鍪闔國除卿無可被之者吾亦不能也
此誠勇士之美譚也今享美濃太守忠政其弟出
雲太守忠朝皆慕父風忠勝家素有一曹號曰鹿
角傳之於忠政授忠信曹於忠朝忠朝歿後甲斐
太守政朝嗣是以傳為家寶其為制也鍊鋼錚錚

其大如常堅而輕古而剛前檐及額後檐連二札而及項副以鐵面覆輔車及衡而包頤雙眼有孔口鼻有竅眉毛隱起于思傘色著之則閱其中窻其外矢不能貫銃不能破戈不能搯劍不能刺可謂武器之貴者也此兜鍪蓋掌出自紀別熊野神宮或人獻之于秀吉公其所據可知矣嗚呼世人唯知忠信之勇未知其意也其勇雖在血氣而亦非無義也及義經之出奧則有從亡之志乎其射菊王則有不反兵之義乎其拒昌俊則有于振誰

何之警乎其在吉野使靜女舞曲則有平城傀儡之奇計乎又衣義經衣則有丑父紀信之風乎其入洛隱居則有吞炭漆身之意氣乎况又義經之存沒未可知乎其與有季相關而自裁則與束縛就戮者相遠矣由是觀之不可謂無義也士為知己者死孰謂忠信忠於義經不忠於賴朝哉若夫其事不成則命也於義何論成敗乎昔荆軻雖既沒千歲有餘情今壯士聞忠信之勇誰不慷慨存則其人亡則其器有志者又何論亡與存乎忠信

雖死而不亡者唯在此，兜鍪乎？嗚呼！宜哉！太守傳持以爲家珍，不亦可乎？庶幾有義有勇，永振家聲也。豈止忠信而已哉！太守請余索誌其事，於是乎記。

寬永三年冬十月日

又

本多內記政勝君請余記其家所傳之忠信。嘗事掌聞此，曾豐臣相國以賜中務少輔忠勝，其勇名則人皆所知也。忠勝以之傳于雲州太守忠朝，忠

朝以之傳于甲州太守政朝，政朝以之傳于君。其累世所寶可知而已。按夫中華之兜鍪始自蚩尤之鐵額，而後臨軍旅者無不用之也。於天子則武王之戎衣於諸侯，則魯公之所善，穀於大夫，則卻至之所聞。蒙其餘，魏卒之三屬，秦士之科頭，有多力而著焉，有跳躍而脫焉，姑置不論。本朝之武裝權輿自神代，制作于人世，方武事之殷也。源太產衣者，賴朝傳之，貞盛唐皮者，重盛傳之，加旃義貞之薄金也，尊氏之小袂也，世皆稱羨其家傳矣。

而今君傳此曹以爲武庫之寶則其他利器之多
且備整亦可以見焉古人云惟甲冑起戎惟干戈
省厥躬然則起戎之法制省躬之教誨思而勉之
則可以全身可以克敵可以保邦家可以爲公侯
之于城余所期望益在茲耳先是甲列太守既使
余爲之記以述忠信事今又應君之求之再申涉
筆

寬永十七年七月中浣吉辰

寄進 東照大權現之馬角記

武列江戶有駿馬班駁連錢兩耳下有角至春角
解不日又生二十年來每歲如此角長二寸餘其
端如蠶粟稍屈曲可謂奇物乎聞昔周之末燕丹
之時馬生角世皆怪焉雖然大明萬曆辛丑之歲
沔陽有一紫騾馬頭生角長二寸許色如象牙而
紋理亦如之有盧科兒者獲之遠之考於蕪州近
之勘于沔陽則世何無非常之珍乎故夫鳳臺牛
黃鹿王狗寶之類無則已矣有則珍矣矣怪哉今

捧此馬角一雙謹以奉進呈日光山

東照大權現之齋庫嗚呼比其諸寶雖為遼東之
豕表此寸丹似薦澗邊之毛者乎

寬永十三年孟夏十七日代阿部對馬守重次
作

馬廐額板畫猿記

堀田加賀守正盛求之

夫繫猿于廐善除馬病所從來已久矣物理之自
然不可誣也按東晉幕府趙固乘馬疾將斃固甚

憤之郭景純以奇術得一獸于社林而來其形如
猿置之馬前獸以鼻吸馬馬起躍如初李氏獨異
志謂世以獼猴置馬廐此其義也白香山題周皓
大夫亭云獼猴看櫪馬者是其所見歟又方書載
獼猴皮治馬疫氣馬經云廐畜母猴辟馬瘟疫逐
月有天癸流草上馬食之永無疾病何可誣哉今
揭廐額畫以猿則可知馬之無疾病而肥健且眾
多也唯繫獼猴而不察雞豚可乎且失古人以名
馬喻人才千金之馬必有千里之能庶幾知人者

如孫陽如九方臯也加之衛侯駮牝三千以秉心
塞淵故也僖公牧馬之盛以思無邪故也可不思
乎於是乎書

右額板小故改之省文如左

晉郭璞得獸如猿以活趙幕府之馬爾來厩置獼
猴此其義也方書亦云獼猴善療馬病昭昭矣今
揭厩額畫以猿則知馬之無疾病而肥健且蕃多
也夫古人以名馬喻人才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
難得九方臯言欲知人也加之衛侯駮牝三千以

秉心塞淵故也僖公牧馬之盛以思無邪故也可
不思之乎

寬永十三年丙子某月某日

已下延命馬記

已下延命馬者奧州南部之產也諸州雖出馬然
以奧為最奧者大國也貢馬處多然以南部為最
誠是我邦之冀北也松平奧州太守贈此馬於侍
從加賀守紀正盛時齒僅四歲寬永二十一年四

月八日也。賜坂淡路守藤亨見之，知為良馬，侍從愛之，號曰「已下」。以十二時「已下」刻為「午」，上刻故也。午者馬屬也。故晉史以司馬為典午，釋說拆訖字為談馬，皆其義也。言此馬為群馬之上也。侍從授之家督上野介藤亨再三請曰：「此馬比及知雪路，宜賜我。」然上野介惜其駿逸，曰：「來茲扈從，日光山後可以贈之。」既而思藤亨老而求之不已，且動物之存歿亦不可知也。不如早與之，乃憐然以贈之。時正保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也。藤亨喜甚，馬長四

尺以上五寸，驪駒而白頭尾，見者奇之。三山尾根毛深長似垂地，虎口扇脊，四蹄踈絡，皆協相法，爪堅如石，出立庭場，形似雞躍，若使孫陽九方臯之輩見之，不知其幾顧盼也。其性樸直而步驟馳驅能稱人意，進之則四蹄離地而不揚塵，殆飛鳥不可及。歟。藤亨賞愛之餘，怡悅之至，以為見之可以引年，因祝之，加延命二字，號曰「已下延命馬」。昔姬浦之得八駿而會阿母於瑤池，享年盈百，然荒遊而將忘歸，乎劉徹之得神馬於渥洼之水而享年

悠久世推稱之為雄略雖然周漢之稱衰也此二
帝不為之乎非所取也李唐之郭家師子花其名
馳于天下下且艱虞單騎出見回鶻於是吐蕃逃
去海內復安且汾陽享年八十有五任天下安危
于身數十年孝子慈孫蕃衍而榮可謂延命之福
是其所宜取者乎嘗聞清原家術之花櫛子藤原
國衡之高樞黑新田中將之一部黑共是奧產之
紅汗也若今使此馬相駢誰能優劣之哉其愛之
不覺日之將暮而覺年之與我延宜哉藤亨屬余

記其事不克峻拒於是乎書

正保三年丁亥仲春下浣

古銅硯記

夫硯之為製也其初黃帝以玉為之所謂墨海也
孔子以石為之藏在廟庫爾來魏武帝之銀硯張
華之青鐵硯共顯其名及後世好事者取未央宮
之瓦銅雀臺之瓦有為之者或有用端溪紫石者
或有用水精硯者未聞有銅硯也頃檢吳楚材所

撰強識畧偶有銅硯之名方今大醫和氣姓半井
氏驢菴蓄古銅硯蓋中華之物也豈本朝之製
耶自其祖父通仙院任世翁以傳得之可謂家珍
矣其體象板橋也高一寸七分前勾三寸五分左
股五寸六分後勾右股亦如之橋上有欄其高三
分許欄內有墨海海傍有人彈琴蓋其仙也即用
之爲架筆之備橋下周回板間有鏤孔若于蓋其
柱際也玩之則月宮之銀橋入手裡歟向之則羅
浮之鐵橋在目下歟對之則交趾之銅柱立机上

歟其巧削不常豈易言哉姑舍是按黃帝定本草
制內經造醫方以濟衆疾想夫當其書寫則焉知
不用玉硯乎周公制禮列醫師於天官以記其治
術孔子就而述之焉知不對其石硯乎至若張華
之博洽而精方術是復磨青鐵硯而筆之乎蘇軾
與沉括相共入文房論撰良方萬石君羅文爲之
友古今聖賢誰不對硯雖其他皆然矣今驢菴官
暇醫療之餘明窓斐九之間或其向之則本草經
點於此而滴露素問運氣於此尋源鍼灸湯液於

此而流出者墨海爲之助也不亦可乎其活人益
多矣祖翁之授與之亦其以此乎其相傳至于萬
世以爲家寶以爲家訓而與金石俱齊其堅久者
所期望也若夫然則其珍玩之固宜哉故余今引
黃帝之王硯以漫準擬之驢菴請書其事於此涉
筆

不寬永九年五月日

螭坳硯記 寬永二
十年作

夫赤鱗化而驪龍躍即是桃花浪之金鱗也又是
碧琉璃下之黑蛟乎今此墨池湛三級之浪於毫
端入八分之跡於虛中擎攫駭雲玄霧於几案之
間而潑潑焉靄靄焉宜哉赤鱗之游洄而爲龍也
古硯有龍尾然對鳳味羞牛後方今有龍首以今
視古不亦優乎若夫鬚鬚未見而有赤鱗之尾僅
殘則其潛見躍飛變化雖不可測然蓋有亢悔之
戒乎是最制造者之本意乎太由備州太守家藏
此硯年久矣寶玩之餘號曰螭坳螭者無角之龍

也坳者水之所赴也唐朝左右史執簡侍御前立
螭頭以書詔命然則今名之固當安知不為唐朝
之舊物哉與彼掌絲綸于鳳池者同日之談乎鳳
池乎螭坳也鳳味乎龍首也豈使他古昔獨得擅
其美乎而今此硯最古也庶幾其壽如此其堅也
其進如此其躍也其名如此不泐也其勇如此其
剛也其貞而無悔也其心之不可轉也惟夫方寸
之虛中不在茲乎於是泰山之雲觸層寸雨于天
下者其唯石乎豈龍而已哉可謂澤潤矣嗚呼治

國理民之本在脩其身是所冀望于太守也遂為
之記

硯箱記

松平伊豆守信綱末之
寬永二十年作

昔紀利貞有匿忍草名之題詠載之古今和歌集
固是前古之佳作也唐宋墨客既匿物名多賦詩
句非無其例今此硯箱古人好事者命漆匠取利
貞歌乃泥金彩畫以為忍草及散花之狀可謂妙
手蓋是前代柳營之御寶乎夫以詩為有聲之畫

則此彩畫爲無聲之倭歌者乎世呼忍草爲忘憂
草則對此樂而可以無憂也

靈壽硯記

正保二年作

從四品拾遺對州太守平君正保元年某月某日
獲奇石于本州佐須郡和賀多河不借雕刻自然
恊硯其色蒼蒼然黑青稍雜豎咫餘橫半尺有奇
或鐵四寸餘其厚一寸且薄泓廣半其身而圓其
面隱起乍直乍斜或平或隆然且低似山似溪似

川似風行水成文聚海山谷瀑之勝狀於一拳上
不亦偉乎其堅久而古不知幾多年也雖端溪之
秀羅紋之美不能過焉君請之名與記余不得固
辭乃以靈壽稱之靈壽者木而以爲杖與石不相
干乎此木似竹有節其長其圍自合扶老之制不
須削治西漢天子賜之大師孔光是千古之盛事
也今此石不待琢磨自已可硯故取而準之且古
人以硯之壽爲永年之物亦是命名之祝嘏也世
有以銅雀臺瓦制之爲硯最是文房之珍也魏武

帝以建安年中建此臺于鄴自建安至今殆千數
百年而瓦尚存焉况於石乎可謂神物乎其韞於
和賀多河而不出於世歲月之久不可知也金自
麗水出玉自藍田無脛而至熟鐵採自青剌而澆
墨物之隱顯其有時乎今此石始入君之手不瑕
不鏽而澆墨則他後凡察之間守黑尚玄不磷不
泐玩好之無窮家藏之不朽亦可以推之可謂靈
而且壽乎寓意於硯聊規祝焉

銅雀臺瓦硯記

東坡詩舉世爭稱鄴瓦堅一枚不換百金願解者
云建安十五年魏曹操於鄴都建銅雀臺後人以
其瓦作硯為世所貴重吾聞錄倉副元帥源基氏
有鄴瓦硯以為文房之寶又嘗見一硯于駿府營
中其背有獸狀似兔有錢形且刻隴仙言曰鄴瓦
背有天祿有周景王時所鑄錢形若無是乃非真
也其後此硯傳在江府官庫也按自建安十五年
至日本明曆二年殆一千四百四十八年歟其在

中華歷幾世涉幾海陸而達日本則硯之壽之堅
久也不言而可以知焉向所云不換百金宜哉建
部內匠君蓄一硯云古物也銅雀臺瓦硯是也而
此硯背云建安二年或是後世工巧之所鑄乎此
年曹操在許未入鄴是所未審也然試以一滴露
瀝之數日不乾其所寶玩亦宜哉請余為之記然
以不能知之故辭焉屢請弗措固辭而復弗措於
是聊思曾所聞見以論之若夫孫之翰取一擔水
而不取潤硯謝上蔡為克己學故與好硯于他亦

是可不思乎呼曹操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此
硯在焉則人生不似無情物奚無感慨于此哉

明曆二年丙申季夏上浣

人也不在而况人...
 此說甚云...
 平...
 之教曰不...
 仰...
 賦...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之十八終

